

金門戰地歲月：家族的流動、生存與記憶

電機系 28 級 葉禹辰 113061116

大綱

一、前言

(一) 撰寫動機

(二) 家族簡介

二、內文

(一) 兒時誤闖地雷陣的外婆

(二) 遭軍官誤認槍擊的大舅舅

(三) 戰地政務下家庭的經濟依靠

(四) 軍管時期家族的共同生活記憶

(五) 媽媽姊妹軍管時的女性經驗

(六) 金馬二度戒嚴—阿姨們的抗議示威

(七) 經歷流亡學生的外公及其生平經歷

三、結語—與小舅舅的訪談

四、資料來源

五、AI 使用說明

一、前言

(一) 撰寫動機

我的媽媽是金門人。自幼即常聽媽媽講一些小時候在金門的特殊回憶，諸如宵禁、從廈門打過來的宣傳彈等。逢年過節時也經常聽家中長輩講述當年做阿兵哥生意、外公在八二三炮戰成為流亡學生來臺灣、外婆身陷地雷陣、舅舅遭軍官開槍射擊等大小片段故事，雖然缺乏書面記錄，但對於我這個從小出生長大於臺北，有一半金門人血統，卻又與金門又有一些些距離的我而言，這些故事彷彿一幅幅照片，拼接出那個年代金門以及我媽媽的家庭面貌。此報告恰巧要撰寫家族史，因此我決定以此為題，訪問我的媽媽、外公外婆、舅舅阿姨們共八人，將他們在金門各個片段記憶、故事，組織成一個家族以及近代金門的歷史紀錄。

（二）家族簡介¹

我的外公姓楊，是金寧鄉湖下村人，外婆姓洪，出生於金門後豐港，當時的金門聚落是屬同姓聚落，相同姓氏的人比鄰而居，形成一個一個同姓氏的村莊，湖下村都是姓楊的，後豐港則聚集了洪氏。外公外婆婚後育有六子女，分別為我的大阿姨、二阿姨、大舅舅、媽媽、小阿姨以及小舅舅。外公一開始是小學老師，後因家庭經濟因素出來做生意，起初是小雜貨店，並批發軍中民生用品、食品等，金門當時號稱駐兵十萬，做軍方生意的小雜貨店逐漸擴大規模，外公後來也當選金門商會理事、以及政府的諮詢委員，並開始經營往返金門高雄的金門快輪，後更投身於國民大會代表。在小三通開放後也投入了金門廈門間的航運，並持續至今。媽媽那一輩則在求學階段先後來台，現今兄弟姊妹則從事教育研究以及商業等職業，居於國外、臺灣以及金門等地。

二、內文

（一）兒時誤闖地雷陣的外婆²

當時還在就讀小學四年級的外婆，是學校裡的風雲人物，不僅擔任糾察隊長，更榮獲了全校模範學生的殊榮，學校特地安排了一位林老師，騎腳踏車載外婆前往位在金城市區（金門最大的城鎮）的金門高中領獎，然而，頒獎典禮結束後，不清楚是何原因，老師並未將她載回。仍是小學生的外婆，必須獨自從金城返回後豐（見圖一）。

那時的金門城鄉差距懸殊，出了金城便是荒郊野外，加上道路規劃混亂，對於當時鮮少離開封閉村落的外婆來說，回家的路宛如迷宮。她憑著模糊的記憶，獨自穿過了市區，沿著大馬路走到了金城與後豐中間的夏墅村。當年道路雜亂，外婆說她當時在草叢中模糊的道路繞來繞去，不知不覺間偏離了原本的安全路徑，誤闖進了一片外圍警戒用的鐵絲網早已鏽蝕斷裂的荒地。外婆當時不知道她已經闖進了雷區。

正當她在草叢中茫然摸索方向時，身後突然傳來一聲急促的呼喊：「美治！美治！妳不許動！」（美治為當時外婆的名字）喊話的是一位住在夏墅、路過的六年級學長。學長指著她腳下的土地說：「那裡是地雷區！妳千萬別動！」外婆補充說道，就在她誤闖地雷陣不久前，夏墅村裡才有個低年級的同學，為了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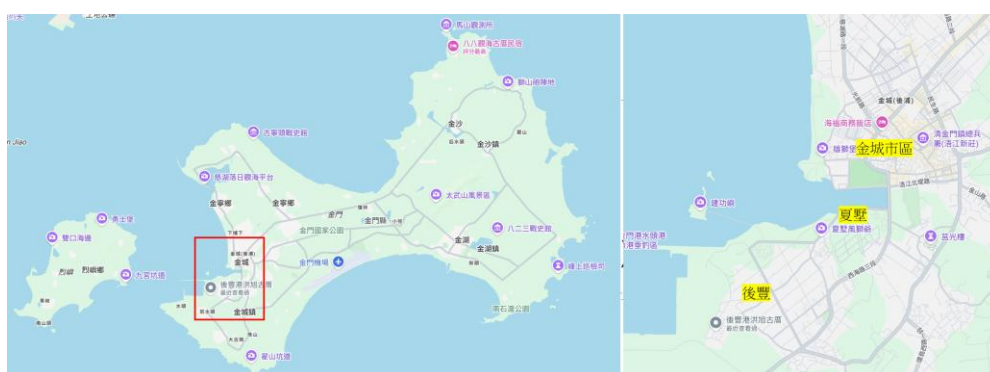
¹ 媽媽訪談記錄，臺北市自家，2025 年 12 月 23 日。

² 外婆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家裡省錢，跑進這片草叢想拔些茅草當柴燒，結果誤觸地雷，當場被炸得屍骨無存，東一塊西一塊，連一塊完整的血肉都找不回來。

幸好那位學長雖然年紀也不大，但他對夏墅以及周圍環境頗為熟悉，也依稀懂得辨識地雷埋藏的痕跡，外婆說，地雷埋藏的地方，其實有微微突起的土堆，與特殊的標記，熟悉的人稍微可以看出來。學長來到外婆一旁後叮囑：「你跟著我的腳印，一步一步出來！」外婆緊緊盯著學長的背影，踩著他留下的每一個腳印，一前一後，緩慢移動。最後在學長的帶領下終於走出地雷陣。

許多年後，當她向我提起這段往事，總會感嘆地說，若不是那天學長及時喝止並相救，那麼後來的舅舅、阿姨、媽媽，以及現在的孫輩們，都不會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



圖一、金城、夏墅、後豐地理關係圖（取自 Google Map）³

（二）遭軍官誤認槍擊的大舅舅⁴

這是大舅舅在金門戰地政務時期，一次驚險的親身經歷。故事發生在小金門，一個當時沒有跨海大橋，只能靠船隻往來大金門的島嶼。那天，大舅舅和家人前往小金門的姨婆家作客，參加當地熱鬧的「做醮」慶典（當地廟宇的拜拜以及慶典）。由於天色晚，無回程船班，便留在姨婆家過夜。

姨婆家是一棟兩層樓的獨棟民宅，那天晚上，大人小孩各自準備休息，突然間，村莊傳來叫聲「快跑！快跑！」。一名喝醉的軍官，手持配槍，正衝進村莊四處找人。

大舅舅回憶，當時他才小學四年級，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能跟著大

³ Google Map，金門地圖，節錄於 2025/12/27。

⁴ 大舅舅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4 日。

家倉皇逃命。他在一樓找不到躲藏的地方，衝上二樓想躲進床底下，卻發現連床底都已經擠滿了人，衣櫃中也是如此。走投無路之下，他只好又跑下一樓，衝出大門。門口站著一名持長槍的士兵，大舅舅一度以為他是同夥，沒想到士兵反而安撫他，解釋說是駐紮在村莊一旁的軍營營長喝醉鬧事，並要他不用擔心。大舅舅雖然心有餘悸，但還是很有義氣的求士兵救樓上的家人，隨即衝過門前的小土路，躲進對面的雞窩裡。

就在他穿越土路時，喝醉的營長正巧出現在二樓陽台，看見穿著白色 T 恤的大舅舅在夜色中奔跑，竟朝他連開了三槍，大舅舅嚇得沒命地跑，最後成功躲進石頭蓋的雞窩。幸好，當時金門駐軍密集，憲兵很快趕到現場，將鬧事的營長帶走，結束了這場驚魂記。

事後才知道，這場鬧劇源於當時軍民緊密的共生關係。營長原本的目標是住隔壁的一位「剃頭婆仔」（理髮小姐）。當時，阿兵哥常去家庭理髮店剪髮並與小姐打情罵俏，雙方相當熟識。當天營長喝醉後吃醋，跑進村莊找該位理髮小姐。恰巧那位理髮小姐當天穿著白色 T-shirt，而大舅舅身上正好也穿著白色 T-shirt。醉眼昏花的營長在昏暗夜色中，將正在奔跑的大舅舅誤認為是那位理髮小姐，這才發生了開槍追擊無辜孩童的荒謬險事。

後續雖有軍官和憲兵到場處理，但該位營長受何處置卻無從得知。大舅舅說，在當時軍方管制、沒有媒體的金門，沒有人受傷就很幸運了。

（三）戰地政務下家庭的經濟依靠^{5 6 7}

在金門戰地政務時期（1956 至 1992），金門號稱駐紮十萬大軍，比當時居民還多，軍人的消費撐起了島嶼的經濟命脈，我媽媽的家庭也不例外。

小阿姨回憶，家裡的生意很大一部分依賴軍方採購，這讓她的童年多了一項特殊的「家務勞動」——貼標籤。軍用商品享有免稅或特價優惠，因此每一瓶飲料、每一罐罐頭，都必須貼上印有特定品號與價格的小標籤。為了應付龐大的進貨量，家裡的兄弟姐妹們經常要在課後被動員，甚至將「貼標籤」變成一種競賽，看誰貼得快、貼得正。因島嶼缺水且面臨地下水超抽，金門駐軍飲水依靠礦泉水，小舅舅當時甚至一天能搬運六千箱礦泉水給軍方，家族也依靠

⁵小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3 日。

⁶小舅舅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6 日。

⁷媽媽訪談記錄，台北市自家，2025 年 12 月 23 日。

批發礦泉水等軍需物資，存下了第一桶金。媽媽回憶道，家中曾開設金門第一間平價超商。當時駐軍來自大陸各省及臺灣各地，人數眾多且身懷絕技。店內的招牌、食品海報和看板，全是拜託軍中有美術背景的阿兵哥繪製，畫得維妙維肖。為了感謝這些阿兵哥協助佈置店面，家裡在開張時還特別辦桌宴請他們，這也是當時軍民生活緊密交織的寫照。

隨著 1992 年金門解除戰地政務，在家中年紀較小的小阿姨，在金門剛好經歷了這個時期。在金門解除戰地政務後，在「小三通」正式實施前的那個特殊過渡期（約 1994 年至 2000 年間），是金門經濟最痛苦的陣痛期。隨著駐軍大量撤離，原本依賴阿兵哥消費的商業模式瞬間崩塌，金門面臨經濟轉型，許多在地人被迫尋找新的出路，於是在法規尚未開放的灰色地帶，走私大陸貨當時另一種地下經濟模式。小阿姨描述，當時一些同學晚上會到海邊或是海上，與家人一起迎接來自福建、廈門的貨品，其中不乏一些在臺灣、金門較為昂貴的香菇、干貝等貨品。

小阿姨也說，他後來的學術研究中，訪談了一位計程車司機的兒子，從他口中聽到了另一角度的故事。那位司機父親回憶，軍管時期，計程車司機不需要上街攬客，在家裡等電話，阿兵哥的叫車需求就接不完，收入優渥。然而，隨駐軍大量撤離，轉型觀光後，司機們必須在碼頭與機場排班，工時變長了，收入卻大不如前。

小舅舅補充到，在戰地政務時期生意其實很好做，阿兵哥真的太多了，使得當時的商家，哪怕只是供軍人放假時休憩的冰果室，都能因為龐大的駐軍需求而賺取驚人利潤。因此金門民間累積了大量財富卻「無處可花」。金門解除戰地政務，經濟從單一依賴軍方的「極端狀態」，轉型為百業復甦的「正常市場機制」的階段，這些財富注入了大量資金，使得當時旅遊業、建設業等發展蓬勃一時。

（四）軍管時期家族的共同生活記憶^{8 9 10}

軍管體制下的生活，並不僅止於生意上的往來。在與阿姨們的訪談中，提到了躲防空洞的經驗，年紀較長的大阿姨二阿姨經歷了 1958 年到 1979 年「單

⁸ 二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⁹ 大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¹⁰ 媽媽訪談記錄，台北市自家，2025 年 12 月 23 日。

打雙不打」(逢單日砲擊，雙日不砲擊)，當時家家戶戶皆有小型的防空洞，街坊間亦有共用的民防坑道，空襲警報不時響起，就要躲進防空洞中，這些坑道成為了日後金門高粱的酒窖。我外婆家中的防空洞現在也堆滿了金門高粱。

媽媽提到，在上學路上會不時撿到從廈門打過來的宣傳彈，偶爾也會耳聞哪位同學的家人腿被宣傳彈炸開的碎片打斷。撿到宣傳單後，必須將裡面的傳單帶到學校交由老師處理，老師也會給予獎勵。後來這些宣傳彈的彈殼製成的砲彈鋼刀，也成為金門開放觀光後一大伴手禮。

夜晚八點的宵禁與燈火管制，是媽媽與她兄弟姊妹童年最鮮明的記憶之一。為了防止對岸窺探虛實，入夜後的金門必須陷入一片漆黑。大阿姨也提及，宵禁時為了在家中點燈，並非只是簡單的拉上窗簾，而是連天花板上的日光燈座都必須經過改裝，用深色或黑色的布紗，將整座燈管嚴密地包覆起來，防止光線外洩被對岸鎖定，或是被巡邏的憲兵刁難。

這導致當時金門夜生活苦悶，只能待在家中，二阿姨也開玩笑說這可能是當時金門家庭生育率非常高的原因。她也記得，宵禁時窗外偶爾會傳來尖銳的哨音，那是巡邏的軍人發現某戶人家漏出了燈光而發出的警告。

大阿姨也在訪談中說到，當時金門列管了各種違禁品，除了會收到來自廈門無線電的收音機是違禁品外，當年籃球、排球都被列為違禁品或管制物，只因為發生過抱著籃球游到對岸的林毅夫叛逃事件，任何有浮力的球類都變得敏感，體育課時借球都會嚴密登記借出數量。另外，防止戰爭時新台幣外流干擾臺灣金融，金門馬祖地區發行專用貨幣，因此媽媽與她的兄弟姊妹印象中的紙鈔上面皆印有「限金門地區通用」等字眼。

大阿姨回憶，金門雖然四面環海，但海邊佈滿了地雷與「軌條砦」(反登陸樁)，嚴禁在海邊嬉戲，因此，家中小孩們學游泳是坐著軍用大卡車，被載去阿兵哥的「土校」游泳池。游完泳後發放的點心—「炸彈麵包」，也是最甜美的滋味。那是一種形狀酷似手榴彈、內餡包著滿滿奶酥的巨大麵包，又油又香，填補了孩子們被操練後的飢腸轆轆，大阿姨也笑說大舅舅小時候發福跟那個麵包很有關係。

(五) 媽媽姊妹軍管時的女性經驗¹¹

最讓小阿姨難以忘懷，影響至今的，是身為女性在那個軍中男性過度壓抑

¹¹ 小阿姨電訪記錄，2025年12月23日。

的環境下，所感受到的不安與威脅。當時，街道、電影院、冰果室，放眼望去全是穿著制服的阿兵哥。對於當地的女孩來說，被吹口哨、言語搭訕是家常便飯，但有些界線的跨越卻成了童年的夢魘。

國中時期，小阿姨經常與同學牽腳踏車時，發現幾位軍人坐在她們的車上嬉鬧，藉故不讓她們離開。雖然對方嘴上說是「開玩笑」、「想認識」，但在缺乏性別教育、權力不對等的年代，這種被包圍的恐懼感讓她不知所措。

而更為驚悚的一次經歷發生在小學時期。當時小阿姨獨自前往金城戲院看電影，那裡的廁所隔間是上下方皆鏤空的設計，僅在中間有一片板子。當她在如廁時，赫然發現一顆光頭—明顯是軍人的特徵—從隔間下方探頭窺視。幸好當時有另一位母親帶著女兒進來，才讓她得以脫身。這段經歷成為她心中難以抹滅的陰影，也讓她在成年後，對於沖繩等軍事基地周邊居民的反抗心理，有著更深一層的共情與理解。軍隊的陽剛文化與封閉性，對於周邊的女性居民而言，始終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六）金馬二度戒嚴—阿姨們的抗議示威^{12 13}

在 1990 年代初期，當時的臺灣本島已經於 1987 年解嚴，社會正處於突進的民主轉型期，然而對於來自金門，在臺北就讀大學的大阿姨二阿姨來說，家鄉卻仍籠罩在被稱為「二度戒嚴」的軍事管制。

當時正值野百合學運後，學運風潮興盛。二阿姨不僅參與了中正紀念堂的靜坐，更在與臺灣同學的相處中，深刻感受到了身份認同的拉扯。她回憶起當時臺灣社會瀰漫著本土化與獨立的思潮，身為從小被教育「台獨是洪水猛獸」的金門孩子，內心經歷了巨大的衝擊與矛盾。然而，最讓她感到刺痛的，是臺灣同學無心卻帶有歧視的眼光—「金門有沒有電？」、「是不是騎水牛上學？」這些問題，加上金門人被視為靠加分（實際上並沒有）才考上大學的「二等公民」誤解標籤，再加上家鄉仍實施著「二度戒嚴」，讓當時就讀政治系的二阿姨決定將這股憤怒化為行動。

這場抗爭被稱為「507 反金馬二度戒嚴運動」。當時參與的成員並不多，大約只有十來位旅台的金門馬祖大學生。二阿姨回憶，為了讓抗議更有張力，她們決定排練一齣諷刺性的「行動劇」。在這場行動劇中，大學生們穿上了象徵威

¹² 二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¹³ 大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權的迷彩服，在立法院門口踢正步、行軍禮。除了二阿姨，還有當時正值大四畢業考週的大阿姨。大阿姨也提到自己是利用考試空檔，跑來聲援，大阿姨那時一邊應付著期末考，一邊心繫立法院前的抗爭，每一科考試結束鐘聲一響，她便衝往現場。

透過金馬同鄉學生會的聯繫，二阿姨與金門、馬祖等同學們取得了進入立法院二樓旁聽席的證件。當時的國會仍是充斥著許多坐著輪椅進出的「萬年國代」。二阿姨與同學們入坐旁聽席後，看準議事進行的時機，突然起身展開預藏的長布條，上面寫著「反對金馬二度戒嚴」，並對著樓下的官員與立委們高聲吶喊。

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引發了騷動，警察蜂擁而上，試圖搶奪布條。就在雙方激烈的拉扯中，二阿姨面對撲上來的警力，她死命抓著布條不放，並在推擠中高喊：「警察打人！警察打人！」這聲尖叫甚至驚動了當時的立法院主席劉松藩不得不抬頭關注。二阿姨事後回想，這場抗議行動登上了當天的午間新聞與各大報紙版面，二阿姨在抗議中掙紮的表情也上了報紙（見圖二、圖三）。二阿姨說，這段社會運動的經歷，也是她成為政治相關學術領域學者的一大原因。



圖二、聯合報民國 80 年 05.08 剪報（中間受壓迫者即為二阿姨）¹⁴

¹⁴ 聯合報，民國 80 年 5 月 8 日，剪報由二姨丈提供



圖三、於立法院前的抗議（前排左四為二阿姨）（金門日報網站）¹⁵

（七）經歷流亡學生的外公及其生平經歷¹⁶

外公的經歷，是金門現代史的縮影。從古寧頭戰役，到八二三炮戰後的流亡，再到解除戰地政務後的民主轉型，外公的一生跟金門以及兩岸緊密扣連。

外公對戰爭的記憶始於 1949 年的古寧頭戰役。據他回憶，當年共軍因誤判風向，機帆船被吹至古寧頭海灘擱淺，胡璉兵團的即時回防、沙灘上拋錨坦克在未獲命令下的先發攻擊，以及國軍空軍使用燒夷彈焚毀共軍船隻，切斷了對岸的後援。這關鍵的一仗，奠定了往後數十年台海分治的基礎。然而，和平並未降臨。1958 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外公當時正就讀金門高中，學校為了避開砲火，先是遷往陳坑（今成功）的料羅灣畔，學生們必須四人一組抬著沉重的課桌椅移動，搬遷校區。隨著戰事膠著，政府決定將九百多名後來被稱為流亡學生的學子疏散至臺灣本島躲避戰火。

那是外公第一次離開金門。他與其他同學登上國軍登陸艇，在海上顛簸了三十個小時，在高雄港上岸後，外公吐了好一陣子。抵達臺灣後，外公被分發至桃園的省立中壢中學（今中壢高中）。當時流亡學生與校內公費的原住民學生同住大禮堂，因伙食極差，外公帶頭向校方抗議，並改善了飲食條件，外公最後在中壢完成了高中學業。

高中畢業後，外公原有意報考世新大學攻讀新聞，卻因家計壓力未能如

¹⁵ 金門日報網站，節錄於 2025 年 12 月 27 日。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304384>

¹⁶ 外公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5 日。

願。返鄉後，他考入金門高中的「特師科」(特別師範科)，接受一年的師資培訓後開始執教。

但在那個軍人多過居民的年代，教職的薪水微薄，因此，外公與外婆婚後，經營起「泰豐行」，從傳統的菜市場擺攤做起，逐漸發展成南北雜貨批發。外婆每日凌晨兩三點便要起床備貨，外公則在清晨四點前往市場幫忙，直到六點多再趕回學校梳洗換裝教書。

家裡的生意主要仰賴軍方採購，阿兵哥是最大的客戶，外婆為了養育六個孩子，往往連坐月子的時間都沒有，產後十幾天便重返市場，外婆也在連年懷孕、生產的過程中失去了兩位孩子，並在其中一次難產中陷入生命危險。外公說，這份對妻子的虧欠，至今仍掛在心頭。

民國七十二年左右，外公在商界前輩的推舉下，當選金門縣商會理事長，並且兼任政府諮詢代表，在許多朋友以及鄉里的拜託下，開始經營金門快輪，聯絡金門、高雄港以及馬祖，協助民航，以及來臺灣就醫去世的金門人，運送棺木回鄉。隨著 1992 年金門解除戰地政務，民主選舉的浪潮湧入，外公在基層村里長的支持下，決定角逐國民大會代表。當時黨內競爭激烈，對手多為碩士、議長或財力雄厚的家族，外公自嘲是學歷最低、資金最少的一位，但透過基層人脈成功獲選。隨著兩岸關係正常化，金門小三通開放後，外公也利用過往金門快輪的經驗，經營小三通廈門以及金門的航運，持續至今。

從年輕時的戰地流亡學生、軍方的雜貨批發生意、解除戰地政務後的民主轉型，以及後來兩岸開放後的運輸行業，外公外婆的一生也見證了金門的發展。

三、結語—與小舅舅的訪談¹⁷

在與小舅舅的訪談過程中，他向我講述了金門在軍管時期的壓抑、經濟的發展，以及在金門當兵時軍中的霸凌與鬼故事，並且在訪談的尾聲跟我說：

跟你講的這些趣聞、還有你向全家收集的這些故事，現在講起來可能是輕鬆，有說有笑的回憶，但其實在這些背景下都藏著金門人的血淚史啦，尤其對我的爸爸媽媽，你的外公外婆那第一代被軍管的金門人而言，這些都是當時軍事戰地背景下的壓迫，也才會出現大舅舅遭軍官誤認開槍、外婆誤闖地雷陣這些故事。現在金門也很好，但我覺得這一段金門是不能被遺

¹⁷ 小舅舅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6 日。

忘的。¹⁸

這也使我反思，從小逢年過節回金門，親戚酒酣耳熱之時所講述的有趣故事，外公外婆家充斥著陳年高粱香氣的防空洞，金門市區公車總站地下的民防坑道，在現在臺灣人的眼裏中皆是新奇的事物，金門觀光業普及後，甚至有點浪漫化。但這些其實都是金門人在 43 年的戰地政務，人類歷史上第二長的戒嚴下，留下的裂痕、傷疤。其實在訪談過程中曾想訪問外公外婆在 823 砲戰間的經歷，但考慮到這些回憶可能是他們曾經的創傷，因此最後沒有詢問有關這段時間的記憶。如今這些傷疤可能隱而未見，但這一段金門戰地政務下所有家庭的共同記憶，就是我此份家族史欲記錄的。小舅舅最後也說，講述這些故事不是為了抱怨不公，而是為了不遺忘。

¹⁸ 小舅舅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6 日。

四、資料來源

1. 葉禹辰，外婆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2. 葉禹辰，二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3. 葉禹辰，大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2 日。
4. 葉禹辰，小阿姨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3 日。
5. 葉禹辰，媽媽訪談記錄，臺北市自家，2025 年 12 月 23 日。
6. 葉禹辰，大舅舅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4 日。
7. 葉禹辰，外公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5 日。
8. 葉禹辰，小舅舅電訪記錄，2025 年 12 月 26 日。
9. 金門日報網站，節錄於 2025 年 12 月 27 日。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304384>

10. 聯合報，民國 80 年 5 月 8 日，剪報由二姨丈提供。
11. Google Map，金門地圖，節錄於 2025 年 12 月 27 日。

五、AI 使用說明

本訪談錄音過程均獲受訪者同意。本文利用 Google Gemini 將錄音轉譯為逐字稿，並協助初步梳理內容、故事。AI 生成之內容皆經作者本人審核，且最終定稿亦已由受訪者過目確認。